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七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庚巳編卷第一

陸粲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
 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
 光燭天為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恐殃之乎彌月而
 仁祖至僧唁之荅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
 久不來踐佛地非有回祿之禍也男即高皇帝云

高太學

高太學

已錄其編卷一百六十四

萬家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

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
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
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者無
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
據之耶顧叱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朝

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于是

或云生
瘞其下

至今每鄉試

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上如萬馬

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爲將敗北兵於小河
安單騎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
爪掣其臂安馬跪于地安知天命有在歎息收兵而
止後兵敗被擒見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
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沿元氏舊俗諸皇子皆呼使長不
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
舊人自疑經歎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
 少師廣孝為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
 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
 密謀言珙于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
 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
 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拱
 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
 下眾哂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
 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
 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

掌無肉也

世所傳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王于長安酒家者即此

更使詳視因

極道

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

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

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

往流播

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

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

屬遲回累年使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宣

宗曰萬年天子于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于東

宮問曰吾壽得幾何對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

乙巳鼎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

鄉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爲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旣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

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
行且問曰君之相見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
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
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
之乃金宮花一朶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
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
顧則已爲一人簪于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
君旣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
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
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

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

宣同音而旁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

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伯父舉進士時夢乘肩輿

乃得大理寺觀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

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

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

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叅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

貧為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

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貲雄于鄉龔大者家頗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矣龔惡其語不荅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歿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畧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麟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

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其爲鱗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叅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秦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

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剗割羊豕則取血
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
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水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
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
放之解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饑吾每日當遣人飼
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
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
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
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
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

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

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
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
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于職
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
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
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
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熾炭灸其背曰是此地某寺
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
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
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歿告以所見僧悔懼

傾貲修建病即愈

王全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于貲為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歿

右二事徐

氏姨所說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

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空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閩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蓄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

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
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櫃
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爲犬
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于子故守以
待之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
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卽起
奔詣其家扣門主出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
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
櫃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哀其犬
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歿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爲而歿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歿矣于曰我歿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歿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歿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竹圃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圃竹

間忽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尤稔密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于市暮歸携錢滿袖盡以與川川賴以給周旋歲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川時患瘡徧體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卧其上重被

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爲所壓不能興出
汗淋漓被盡霑濕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
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大寂寞且憂子貧
無以贍予有丹能點銅爲白金今相分與他日聊試
之或能充數月費耳領瓢中藥一匕授川洒盡別去
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銅杓重四兩熾
火鎔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焰起鏗然有聲已成雪
白銀而錙銖無所耗于是相顧驚嘆程乞其少許至
今藏之

張秋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勅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輿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外舅盛公

王緝

長洲學生王緝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鬻舉于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緝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緝夢身中鄉試 十

名甫中試而父歿妻繼死妻之父亦歿俄而身亦歿
及覺心恠之且往見純秘不言夢但託以年幼學疎
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卽
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
所夢純方以爲異旣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歿純
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純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
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
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靈芝明年連產九

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毋黨有闕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于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自為之信三足鼈或遺十金日而果中左各穴五吹

今年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飡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

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喚里中聞之以
婦爲謀殺夫而詐誣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鞫
之得其情以爲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召漁者立
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卽于官廳召此婦
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
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被
命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
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
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牲酒祭
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

違限必獲罪矣惟神祐之禱畢而網乃得鱉焉竟不知前二物爲何也按爾雅曰鱉三足爲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鱉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鱉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於南冥之野而山重囚令食之食畢長人增其門曰出
則令赫三尺龍來燒日將之以燭噴于守靈谷地獄
之身其熱以爲異於野道當亦謂獄于難吞魚者立
誠爲驚歎夫而若鱉必能食之而味飲諸田黃或宜麟
祖家國事重昏古鏡神丹新藥神藥神藥神藥神藥神藥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庚巳編卷第二

陸粲

洞簫記

徐鏊字朝揖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廛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

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
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
履文犀帶著方空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
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
飾畧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
籠中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螯股
栗不知所爲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螯體殆
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
俱滅螯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螯
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于返

巡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羹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燁如也使侍女喚鑿鑿整衣冠起揖之羹人顧使坐其右侍女捧玉盃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肴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羹人謂鑿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夙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卽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鑿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鑿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羹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

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
鏊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鏊不能按也且笑
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
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爲徐郎作奴逡巡越明夕又
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
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裊藉窮極瑰麗非復
鏊向時所眠也鏊心念我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爲念
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
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恇
怯難勝鏊于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

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鰲曰感時追運俛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卽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爲秘密而已遂去鰲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上香酷冽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鰲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竒妙非世所聞鰲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吶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得好婦

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
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
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
謹使事鑿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
使跪謝乃已鑿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
傍棋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
有不得者必爲委曲多方致之鑿有佳布數端或剪
六尺藏焉鑿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
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
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

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鰲嘗與人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羹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爲卿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鰲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羹人已知之，見鰲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鰲嘗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羹人歛來坐于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鰲曰：「勿輕向人道，恐不爲卿福，而鰲不能忍口，時復宣洩，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羹人始慍，會鰲母聞其事，使召鰲歸，謀爲娶妻以絕之。鰲不能違，羹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

遂絕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履水而渡到大第院牆裡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鏊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言罵者俄聞佩聲泠然香烟如雲。

堂內遞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鑿使跪窺簾中有大
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筋挾火時時長嘆
云我魯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鑿
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
愧未因歎歔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姪
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郎無義便當殺
却何復云云願指羣卒以大杖擊鑿至八十鑿呼曰
夫人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
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
昔今貫卿歿鑿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人仍送還登

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復見美人來將鑿責之如前話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卽差後詣胥門蹤蹟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予少聞鑿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逢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子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顛寺門伽藍卽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宇一新自是

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携一麈徃祭極冗不輟弘治己未鑑登進士授今官歸徃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豫選爲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于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傾鄉書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于主文者有夤緣爲華給事中梟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爲証將引入廷鞫道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

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爲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爲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證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九四紹熊說

七總管部使

成化間蘇人張文寶者有子壯年天沒他日其友人
有遇之于途者忘其死也拉歸家升樓呼家人治具
共飲家人怪入門時無客視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
語言揖遜如對人者驚而嘆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
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遇之謝曰君家何乃爾吾
豈禍君者吾今在七總管部下廟宇去此不遠君能

垂訪乎卽與俱至廟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
曰某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謝無益也指堂上曰
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爲語之了此自無事
矣友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卽愈七總管者郡人姓
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

毛師說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
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
市一帽旣而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卽瓜分之僕有
所如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

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爲奸淫以故不齒于人寓
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展轉不寐若聞
有相喚者啟門欲出遲回自疑楚其夫起告其故夫
往覘之岐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爲厭勝執而痛箠之
幾死郡中禱雨觀中鳳岐着道服髻髻負劍往謁守
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其劍躡而凌空以去
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爲笑已而
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于新塘陸氏陸
氏兄弟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方析產不均季圓妻
何氏忿之時大理卿熊槩巡撫江南大煽威虐至江

陰何遂列季方不法事迎訴于水次槩不受何赴水
槩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託岐鳳入都營解岐
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鳳季方
既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
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爲之嘗抵蘇蘇人錢曄投以詩
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蹤一身作客如
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
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岐鳳得
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邸中劉主事珏買棺
殯之死後三吳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

平所爲言事往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仗劍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卽至後試之信然松江守私解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荅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爲鬼語不足憑間爲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言賦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爲所竊猶藏解後灰堆中乃悟前語予之先曾

大父亦與岐鳳交然薄其爲人每來則置之別墅不
令至家也

柴驛丞

吳江盛景允高景泰庚午舉鄉試北上偕常熟章叅
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山東一驛章
等先至景獨後驛丞柴某出迎目諸人久之問曰公
等五人來其一安在衆對曰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
非衣綠乎衆恠之詰其所自知丞曰予昨夜夢一白
鬚老人云明日有五舉人至此中一綠衣者是汝異
日恩人慎毋慢之予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景至丞

意其喜留五人宿供帳極豐親爲臬執奴隸役勤渠
百端衆竊笑之及上京臬竟擢第尋以監察御史俵
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訟于巡按御史下獄當黜
爲民矣臬因造謁爲之緩頰不從索獄詞至手裂碎
之因取筆別爲具案盡雪其罪御史不得已聽之丞
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矣

羅江神祠

臬自御史謫官福之古田尋以霈恩改知羅江縣公
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
祭享無虛月自臬蒞任不復然一日私解失所畜鷄

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
言神以人不祭故見譴耳梟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
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予血食于
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鷄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
爲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梟不許明旦遂撤
去之其前令者旣秩滿卽留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
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感額曰須公自
爲之耳彼盛公威嚴不敢干也令乃卽所居旁建祠
祀之

臧編修

餘姚戚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
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
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誤矣顧吏令釋之得出
還至中途遇雨憇佛寺步入一室中滿地皆紗帽楯
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
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
七品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修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菓園委一人守之販鬻
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

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
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荅
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
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比舍人
恠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爲其費
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人覆視記識曾無
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
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
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助
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于君無損也他日來

劇飲沉醉談謔益欵其人試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
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荅曰吾無
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
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
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
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狼踰什田中徃
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
熱下光盡歛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
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陳氏有商于揚者道其事云
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右四事允高
之子壅說

果報

其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英者妾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給英云已燒却矣後顧復以事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屍以脇之謀于侗侗以爲竒貨陽許之而微泄其事于英英懼致厚賂焉授以計殺顧焚其屍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侗與英俱感疾英病昏恍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爲顧某所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歿疾亟連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牧鄰僧菴中比侗氣

絕馬忽數躍而斃英且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去未
荅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

郁篋說

鷄變

是歲予家一母鷄已伏卵數過忽冠赤尾長能鼓翼
高鳴且與他牝相尾未幾家大疾病蓋咎徵也

劍池

虎丘劍池水清冽雖經旱不少減辛未十二月二十
日無故忽涸見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嘗聞也池不
甚深傍崖處露出一洞可容數人立其中亦無所有但
累石數層若橫板而已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庚巳編卷第三

陸粲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藥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
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
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
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
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顛也因謂嫗爾無隱當
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

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高皇帝龍潛淮右云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祖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

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
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
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去
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勲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
孤舟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螯松遭衆
謗杜陵荒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
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吾道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滕策紫電誰
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
悲之玩其氣格蓋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民家愛其門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映方窓悄悄獨立覩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爲之心醉遂巡設酒肴延坐談謔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偕繾綣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爲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旣而沉思久之顧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鐘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柰何

雖甘心于子不足贖吾恥顧吾女猶未有家子能爲
吾壻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偕
伉儷畱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
斷雨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
迎曰自子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
示以女襯生悚然汗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
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
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于杯中見
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
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

有三而已予姊之夫于生有親能道其事

盛氏恠

郡醫官盛早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今年夏四月盛罷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爲厲初有犬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卽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噐案互相擊撞床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兒在室忽鑽于榻下查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窓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恠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室端午日有

鑿生餽猪頭置肉杓上連作聲長鳴剖爲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餽齋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爲徙居城中乃稍稍止後盛三男相繼天家人亦皆患病死喪狼籍久而泊安

人爲牛

蘇城大鹿巷唐豆腐家以磨麵爲生其子婦陸氏有弟从四年矣唐之季子嘗晝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从被罰爲牛今賣于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日果有白翳後賣者來說此

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嘗
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爲果報云
又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
某甲錢今託生其家爲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
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
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
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
死

袁尚寶

鄞人袁尚寶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

下嘗道吾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
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
弄耳其子長名洪兇很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
此一人具諺至今有沈洪出閭門獨殺之語又嘗入
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
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
撰九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
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還金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

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爲不利于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竟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媼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着破衲中挈之過廟少憇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

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卽舉以還之嬾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畱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頗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蘇州府學生吳照儀質瑰偉音吐洪亮嘗夜夢駛卒
捧一牌其上署朱字數行跪于前曰奉命請相公作
戶婚親中司官願速行照夢中不暇詳問覺而惡之
他日遊水仙廟偶憶前夢問道士道書中有所謂戶
婚親中司者乎對曰有之在某書中照聞之益不樂
居無何感疾疾革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竟死
疑其遂赴此職也

古銅鴨盆

門材朱家常之古室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

初亦不以爲異他日有農墾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
識賤價售于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
自浮而浴遂以爲竒寶後其家被焚遂付煨燼

右三事徐

二元
錄說

侍女峯

里中醫師朱璣作池島買石西山掘地有峯卧土中
工運鋤而斷焉植而觀之其首若嬾人髮兩肩以下
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飄帶然儼一圖畫中侍女
凝立也扣之聲清越如玉磬惜其已斷徒嘆咤置之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癩疾嘗號其家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爲我解却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視憐其病態因請與俱歸使遊行自適留數日病如故甥常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圃圃中畜鶴一羣悉奔遶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懼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廖矣吾適遭羣鶴一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喜往視後圃見一蛇大如椽死竹間猶帶血王從是平復疑其疾是蛇所爲蓋鶴善啄蛇也

吳越說

苟畢元帥

玄妙觀道士郭淵靜宦族子道業頗精飲馬橋居人
李旭邁疫延淵靜建醮至昏時淵靜握劍及水盂辟
除于旭寢所既出旭問其妻曰適爲何人曰郭老師
也旭訝曰我適見一人披髮而束額左縮索右挈槌
狀如神人此何也妻以爲譫語不省旭疾頓瘳詣淵
靜具說所見淵靜曰吾心將雷霆苟畢元帥也旭乃
悟爲扣頭謝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葑門瓊姬墩西居民顧鎮家
老幼皆染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

開倉賑濟鎮入城關領偶忘其誓于肆中買魚三尾
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語家人也是日感疾
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鱗鮒螫其背及殮又見三
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
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益以示警云

王欒

葑門人王欒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
途中見漁者持一鱉甚肥大欒素所嗜令從者買之
先歸烹炮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
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歿醫禱百方

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乩召將判云溫元帥下報壇
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爲驗至時黑雲起于巽
偶隱隱見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堂中檀麝香氣氤
氲須臾乩大發入樂寢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
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鱉創合而愈自
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

右三事道士
陳然齋說

猪犬生兒

今年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
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
形狀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

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儔敏公鎰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
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
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
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
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
迎歸爾旣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
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
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姪生儔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
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
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僖敏從孫汗
爲吳翁說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于邸報
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于鄭陽見人家一婦美色領
下生鬚二縹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二鬚娘云

黑眚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色黑或如犬
或如猫其行如風夜空中飛下或爪人面額或嚙人

手足逐之不見蹤蹟蓋黑青顛也

火災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
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
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西北風有流火
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
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礮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
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方春比寨各鎗上亦
有光竝邸報云

庚巳編卷第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七

庚巳編卷第四

陸燾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國朝
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自
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
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卧深洞中石
牀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士能拜之不
答因爲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麩

乾麪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
賚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
咽乃拾山菓野菜以克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
之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
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
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常不火食惟啖棗數枚或菜
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領肌膚如童子少婦其
初人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
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
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

合于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受
宣有同官往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妓滿前
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

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

上賜寶鏹

遣歸士能被召時篁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
其履歷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
巷敗屋數間屋中卧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
欲之說坐久瞑目閉息曰老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
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
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

後三年丙午吾蘇楊南峯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微服訪之見士能着白禪衣坐木榻上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先生爲之嘆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歿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于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

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
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
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
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
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爲我語之
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
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
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爲
妄語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
兩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

遷于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吳矣

家君說

人魂出遊

封門有百姓爲里長以索役錢適齊門錢萬李橋暑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憇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一小兒戲舞于奴身俄下地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良久主蹙奴不起至溪邊掣其板兒還不能渡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過復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主詰之云適夢乘橋入一苑中喬木千章戲遊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渡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又嘉定有士人嘗訪

一僧值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几上小刀插地蛇至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拔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飮食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舊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爲其人言適夢出行遇盜植刃道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于海中樂甚乃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恠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復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乎愚夫之手惜哉

鄭灝

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旣罷失去一銀盃重數兩

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爲誓投之城隍神祠灑止之不得亦不復覓盃一日灑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歾搔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皂及門徑前粹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驅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皂令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于庭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誓言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

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耳如何誣妄他人致
其干擾官府吾再拜具陳非已意神呼之前曰汝孫
盜盃以質錢于汝家之東銀匠舖中今猶置架上爾
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盃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
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千人
鞫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旣人衆且不
推究但要汝去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
活卽遣人到銀匠家訪之盃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
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惴惴彌月乃得自安

徐說

不詳甲工天賦無酬谷嫂十八卷自明其非盜也

蔣子修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神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擬竒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覆念後胤欲以厄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歾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

系金身系卷之二十一
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黑魚

相城劉浩嘗晝寢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數人隨之拜訴曰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今爲君家所獲幸垂仁相捨驚覺甚疑之是夕家奴網魚者獲大黑魚重數十斤又有數白魚差小以獻浩浩悟前夢卽以足斲諸水中放之

青虎

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

有五齒痕青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

右

事瀚之子楷說

黃長子

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不知饑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吊橋少憩有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因憊嘔吐狼籍道人憐之問所苦具言疾狀道人曰我能醫爾疾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令吞之少頃民覺胸膈甚快分所携器中數餅爲謝道人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民至醫家覺饑甚索食視

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意道人為

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

顧秀才
繪說

雄鷄卵

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鷄生一卵如雀卵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沈鏜

嘉定江東沈鏜者病革時尻後糞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鏜死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

仙召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
與爲狎友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
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于地
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欵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
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
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來荏苒且經歲女
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
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灑然以
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鄰人家亦無
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肖

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符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符于懷袖間女輒知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檀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衆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于善顛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蓆上元善如夢覺衆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窓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

亭懼爲井神所收當送我于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
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如公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渡
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
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于後有
頃進餽餽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飽且
喉中有餽餽氣怪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
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也有少年
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

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右四事姨見
徐來鳳說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以鬻瓦器爲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床褥者半年醫藥禱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爲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嫗挈舟艤岸欵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見期如

嫗之言非所敢望也嫗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
說嫗曰吾將引到一處卽當見之然翁姥不須俱行
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卽令其妻偕入舟嫗戒不得妄
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嫗導以
登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槩爲人量米望見母來
卽趨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見今爲此家開舖正念
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卽奔入
嫗招母入舟以箬蓬密覆漾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
少選便出裝飾大畏儼一牛頭野叉也四顧罵曰老
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

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拗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嫗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嫗舟亦不復見矣

溫陵說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

死張痛哭以銀作棺葬之

錢蛇

鄆都能存爲予弟子遠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爲
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盃長數丈惟以啣鷄雛竊飲
食而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
一人賃而藝爲圃有年矣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
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鏗然
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中其人疑蛇
爲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
約數十萬悉擔歸于家頓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陳規十萬悉歸祖于家與夫富人強自其不與良矣
 為其祖外也抑復又保其良與之與文指其經于其
 故筆隨盤盤其歸之也其規規于市次中其人強強
 變而生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一入資而變為國師求夫一且特強強強強強強強
 食而不動人人本而強之不有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患不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體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一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庚巳編卷第五

陸粲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

為五郎神蓋溪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

夷堅志云一名獨脚

五通予謂即傳所謂夔一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蕭義

五魅皆稱侯王其

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

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

像于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

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嘆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爲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于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遇人信之有却鑿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爲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卒與魅爲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徃徃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

夕乃散去以爲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
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

西陽雜俎亦云
山魃能燒廬舍性

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天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

及醒自言見貴人魏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

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粧美色

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

已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爲

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于此

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兒徐還

魅逐到家排擊門闥糞穢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恠

也呼爲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于
庭錢猶熱窓眼中偏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
手映窓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蹟數
十皆長尺有咫鑿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
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
床後食啞啞有聲秀才沈塗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
光恠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鑼自行
且擊累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
二盃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寧舉
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

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
起自行登屋踞坐儷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洪以嚴
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急逐之遽滅
煮飯鑊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爲壇考劾誓不受
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
十九忽厥死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
金首飾一筭衣十六筭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小神
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勸
解乃放還去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爲娘
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

後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
姪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
媚好及周歲曰吾今携兒去矣如是輒夭最後得一
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
與妻李氏僞吳司徒伯昇之裔也初嫁日下輿忽狂
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怕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
如巫然祭案列酒盃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盃了無
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予家神已癡
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顛通夕闔戶歌舞後嫁
爲士人朱愚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媵也婦見輒罵云

老婢老婢與人應答蓋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
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着紅袍三山冠
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
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欸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
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爲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
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
人禍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竒中陳爲繪五
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
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
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奢

後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于堂忽內有貴人傳呵
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
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
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
大抵妖由人興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爲感
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
曹公嘗嚴爲禁約焚毀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
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
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女子

益州京師人語我寫真三十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
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
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衽
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質鮮妍舉
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
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蓆下明視
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菴中移一本植于
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
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恠惑死數僧矣

蒲明說

巨蚌

予家陳湖之濱有水自戒壇湖北來流至韓永熙都
憲家墓前滙為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
船一歲十月間蚌張口灘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
一足踏其上蚌亟閉口而沉沒水濺面冷如水婦為
之驚什嘗有龍下戲其珠與蚌相持彌日風濤大作
龍攝蚌高數丈復墜竟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水
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水皆為之碎推擁兩旁如積
雪然自是遂不返

惟石

予家楓橋別業港通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

尺蓋塚墓間物淪落于此歲久遂爲恠每至秋間能自行出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于港口自其下過木爲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爲變恠

官壽

鄉人 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官與妻痛惜之殯時以墨署其名于背俗說以此冀其轉生可辨認也至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生云

見報司

吳學生計先為人頗剛直明敏往年館鄉人韓湘家
 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先日
 奉命請君先起隨之至門則輿馬騶從赫奕滿道俄
 有捧朱衣金帶以進者先便着之升輿呵引而行到
 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于堂謂先
 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
 曲肱几上耳心甚恠之是夕覺體中不佳歸而卧疾
 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數日其妻
 夢先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報司司事甚

繁劇賴有鄉人常熟金某爲同寮助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爲吾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言告家人旣而金氏使人來先家通問云吾主金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歿時自云爲冥官與蘇城計某同司所言皆與計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

右二

事馬
奇說

天鑿

鄉人顧謙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官杜祥療治七日轉加瞶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爲杜生所誤不速更醫則當死謙請所更者曰葑門劉宗序甚

佳驚悟亟迎之服其藥病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爲謙具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爲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頓瘳而苦耳聵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爲針兩耳移時而愈曰子嘗爲天醫傳藥乎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聵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繹與神間答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

至今恨之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謙

牛生麟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爲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產一物如鹿周身有麟跳躍不定有鐵杵倚牛欄墻下獸卽啖之莊甚惡其恠且不解飼養之經三

日餓死或以爲麟云

陸允昂說

凌氏犬

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見夢于其子曰吾生

時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爲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
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子如言賣米往納因求買
其犬不許乃具述所夢家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蹲卧
不肯起凌氏嘆異遂以歸之而却其直云

妻兄盛
之榮說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閩氏兄弟
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
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畧徧將還請于師曰
明日家間祖父具卮酒爲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
之三生辭歸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

馬性頗斲弛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闔目少時如其
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
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
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
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
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簾甚盛有老
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
曰二孫久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
有公事不獲奉欸使老子迂賓誠踈于禮已而卽席
坐饌設皆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

繒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縹係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爲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爲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頗疑恠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于樹垂陷囹圄賴公爲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爲閻君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

金華二士

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
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登岸良久
醉飽而返卽鼾睡罔測爲何人也行達山東二士私
計以爲彼蹤蹟詭昧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
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
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追
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豫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
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孰是
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踈脫因謂

張曰吾實鄆都使也方奉閩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
爲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益驚恐下拜求免四
人初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救
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
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
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于某月日驅家人盡出
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炷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
自有說因枚舉諸神名令市紙馬張一一記之又叮
嚀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勿信而嗤之張
疑懼不已竟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

人向外如言設神位及凳索扁扉獨坐待之俄四使
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真信人相與叩首神前跪而
陳詞不知所言爲何因持索縛張于凳鞭之一百解
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竟以
是夕死

右二事金華
嚴知縣說